

从黑夜走到白天

周婷

在村里闯了祸的老八跑了，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里。

恐慌和饥饿吞噬每一条神经，他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，饥肠辘辘。

他从树林溜出来了，走到有人家的地方，把手伸进垃圾箱，一包面包屑，一粒一粒地用手拈起来，放进嘴里，顷刻似山珍海味进入他的肠胃，这是杯水车薪呀，馋虫一股脑地涌上来，这下子肚子更饿了。一向横行霸道，海吃海喝的老八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落到如此境地。

这是一幢独立的房子，周围是一片荒草。一缕蛋炒饭的幽香使劲地拽住他的味蕾。

从厨房里传出说话声：“我把蛋炒饭放在厨房的案板上，记着带到学校去。”女人的声音软软的，他想起了他的母亲也曾经暖暖地叮囑。

厨房的窗子打开着，一伸手黄灿灿的蛋炒饭唾手可得。

“妈，学校让缴校服的钱。”好像停顿了好长时间。“娃儿，我刚交了房租，给老师说能不能宽限几天。”

“老师说今天是最后的期限。”

沉默。
老八手够到了那温热的饭盒，手下意识地颤动了一下。

女人的话又从客厅飘过来：“你爸一年没给你生活费了，唉！他有了新的家庭，也有自己的难处。”

母子的对话还在继续，下面的话老八没听进耳朵，一时间，想起了她母子被父亲抛弃。

一阵唏嘘，很快他就发现这不是他抒情的地方。一咬牙，把情绪调整到当下的境地。

转眼一想，他拿走饭盒，孩子会饿肚子。

他把饭盒放到鼻子跟前狠狠地嗅了一下，嚼了嚼那香味儿，又轻轻地把饭盒放到案板上。又摸了摸那温暖的饭盒，就像触摸一个熟睡的婴儿，不敢弄出一丁点声音，生怕惊动了那对母子。

他沿着一条崎岖的土路往前走，路上到处是石块和被雨水冲刷的大坑，听说。这是通往城里的最近的路。

走着，走着，一辆在北方常见的木制的架子车躺在路的中央。

走近一看，车子陷在大坑里，车子的主人是两位头发斑白的老人，老头大概是拉车子用力过猛，有些虚脱，躺在草地上大口地喘着气，汗水濡湿的花白的头发似一蓬烂草堆在头上。

老太婆用粗糙的手一捧一捧地往车轮子下面扔沙土，大概是想把坑填满，车轮子就上来了。

老八到来，无疑就是他们的希望。

“救救我们！救救我老头子！车子陷进坑了，老头子又犯病了。”

老八扶起快要跪在面前的老太婆。

老太婆的乞求，老头一阵阵痛苦的呻吟声，使老八的心像被火烘烤的塑料，一阵阵柔软起来。

把车上的废铁烂铜一件件拿下来，再把车子从坑里拽出来，用了好大一会儿，累得他差点瘫在地上。

老八拉着不断呻吟的老人和废铁烂铜，一路颠簸，忽然感到很悲哀，曾经的前呼后拥、呼风唤雨的盛况，历历在目。

掌灯时分，到达两位老人的家。

这是一间低矮的房子。与其说这是一间房子，还不如说是用废品堆砌的小山。烂纸板，旧铁烂铜，废塑料有秩序地码在房子周围。

老太婆煮的山芋面条下肚后，老八一阵惬意。连日的东躲西藏，四处奔波使他极度疲乏，就爬在桌子睡着了。

大概看他睡得香甜，两位老人也没有打扰他。

四更时分，一阵断断续续的说话声传来。

“终于攒够两万了，一万咱拿到城里给你看病，一万给小儿子买房添点。”

“都给儿子吧，我这病是看不好了。”

老八趴在门缝，看到老太婆把两个砖头块似的东西放在一个低矮的柜里。

老八一阵窃喜。

待房内没有了任何声息，老八蹑手蹑脚打开房门，熟练地拿到了那两个砖头块。

老八盘算着这两万块钱足以让自己走出险地，到一个无人认识自己的地方，做点小生意。

步子跨出门槛，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住了，他打了一个趔趄，急忙起身，腿怎么也迈不出去，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拉住他。

恍惚中，他看到，因无钱治病，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在破旧的屋子断了气。

老八把这两万块钱摩挲了好大一会儿，用右手使劲地拉着拿钱的左手，把钱轻轻放回柜子。

一转身，快步跨过那道门槛。走向远方。

晨曦初露，一轮朝阳从东方徐徐升起，他拍拍衣衫的尘土，朝那个又圆又红的太阳快步走去。

刮头的刀

章宪法

就是桩大生意！

尽管剃头匠的祖师爷是关公，三国时的剃头应该不是产业。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，不同历史时期复杂的发式，民间都处理成简要的束发。真正的剃头，打清朝而起。“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”，清廷的剃发令，让剃头业应运而生。清廷脑后的辮子落地，当是剃头业最神圣的事业。

老剃头的学剃头，家当是推子与剃刀，师傅则是一棵树。老先生让儿子对着一棵树，反复练刀功。老先生说：你这一把刀，要如同手上的笔，意随笔出，入木三分。

乃父的高论，老剃头的或是很懂，反正村里的大爷是感觉到了。大爷们说：这剃头的手艺，也不知跟谁学的，胡茬精光了，像是只呵了一口气。

简版的岁月，没有抒情，村民们从来不计较什么发型。头毛剃掉了，就算是剃头了。老剃头的手艺好，几个庄子都争着让老剃头的去剃头。业务范围大，剃头费收得多，交完队里的，都是自己的。老剃头的猥琐像升格为气质，再也不是那个好不了也死不掉的人了。

有一天，老剃头的“剃”回了一个媳妇。成亲这一天，好多人跑来看热闹，纷纷咂嘴：这媳妇好白哟，冬米泡一样呢！

大体可以认为，老剃头的要是没有这一门手艺，鬼都不愿把女儿嫁给一个“痲病鬼”。

有了媳妇的老剃头的，脸上多了喜色，嘴中则越发气粗。老剃头的一边给人剃头，一边听人说话，只听不言语。大爷说：你小子有福呢，明年该有个大胖小子，跟你媳妇一样，又白又胖，我没说错吧？

老剃头的奋力从裆底吸入空气，剃刀犹如乃父运笔如飞。壮硕的胡须，在刀刃前倒下，整整齐齐，优雅落地，有几根转动时发出一丝微弱的亮光。

老剃头的媳妇不仅白胖，还特别能生：生了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两个之间，有的还没有隔上一年。儿子跟媳妇一样，又胖又白，又白又胖。老剃头的出门前，都要看一遍。迈开有点瘸的腿，满脸洋溢着希望的光——要多挣点钱，如果哪天自己真的死掉，一定要让儿子们过得好些。

腊月三十，老剃头的拿着剃刀走向那棵树——这叫剃“了刀头”。剃头业有禁忌，说是一年当中，最后一个剃头的人不吉利。剃头匠年终收刀，必须找一棵树，或一根木头，象征性地刮一刮，拿它作最后一个剃头的人。

老剃头的依旧十分小心，不能刮痛了树。一块卷曲的树皮，胡茬一般轻轻落地，也有些亮光，老剃头的露出满意的笑容。

一片旧叶从树上掉下，一丝“啾啾啾啾”的响声。又是一丝“啾啾啾啾”的响声。老剃头的猛地屏住呼吸，这一回，老剃头的听真了：一丝“啾啾啾啾”，是大儿子喉咙里的；一丝“啾啾啾啾”，是二儿子喉咙里的。只有小儿子，无声地睡在襁褓之中。老剃头的僵住了。

媳妇在门口翻晒尿布，朝着老剃头的喊了一声：啊哟，“了刀头”就那么个意思，刮几下，过年还有许多事呢！老剃头的没言语，再一次奋力从裆底吸入空气，刮头的刀嵌入树里。

这是一棵梓树，刀口湿了。冬天的梓树，还能流浆。



花事闹闹 翟健 作

老剃头的是村里剃头匠，年龄并不大，大人小孩都叫其“老剃头的”，他也这么应承着。

老剃头的总是一瘸一瘸地出东家入西家，形象猥琐，一副佝偻承蜷的样子。来到一户人家，老剃头的“啪”地抖出一方蓝布，七弯八扭，布缝里露出一颗脑袋。剃刀极其利索，老剃头的膀子却显出笨拙。顽童瞧出破绽，伸手去掏剃头箱里的玩意。老剃头的正色道：关老爷在天！

这话没几个人真听懂，反正很有恫吓力。关老爷即关羽，剃头业的“祖师爷”。书上“温酒斩华雄”是这样写的：刘玄德的马弓手关羽，“出帐提刀，飞身上马……鸾铃响处，马到中军，云长提华雄之头，掷于地上。”

关羽怎么可能与剃头匠有关联呢？尤其与村里这个老剃头的，完全不像。他们家坐落在村庄的脚沿，屋后是一丛密集的灌木。老剃头的每次拎着剃头箱出工，如同一只山鸡钻出灌木丛，头颈前倾，喉咙里发出“啾啾啾啾”的响声。

老剃头匠的父亲是个旧乡绅，其实就是在县城里教书，属管制对象，不过村里人仍旧称其“老先生”。剃头属于轻松活，按理轮不到他们家人干，但老剃头的是个病秧子。

老剃头的得的是痲病。乡下的“痲病”，只是一个说法，并不确指，大约就是一时死不掉，将来也好不了的那种。老剃头的打小就是这个病，面目干绉，喉咙不时发出鸟的哮喘，一直看着就像个老头。

十六七岁的时候，同龄人早在生产队上工，老剃头的还在屋后灌木丛边摇来晃去。这不是个法子，老先生硬着头皮找到队长，说自己的儿子也那么大了，是不是也给他派个活，好歹也养活自己的一张嘴。队长看了老先生半天，说你儿子能干啥，一把草搭在他身上，说不定就栽倒在草身上。能说能写的老先生，嘴里蹦不出一个字来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又浅浅地呼了一口气。

老先生深一口、浅一口地不住呼吸，队长感觉有点眩晕，试探地递话给老先生：你说，给他派个什么活？老先生斩钉截铁地说出两个字：剃头！

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当天夜里，老先生让儿子背了段《论语》，给儿子讲了段《三国》——不是小说，而是史志。老先生说，刀落向人头，不是文圣，就是武圣，千万不要以为到处是脑袋，你做的

